



□薛翰章

在滨州黄河国家水利风景区内,坐落着一方烟波浩渺的人工湖——蒲湖,如一块绿翠镶嵌在北镇新堤与老堤之间,这里不仅风光秀美,而且历史文化底蕴丰厚,是一百多年来济水古河道和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见证。然而,你可曾想到,在这5米多深的一湖碧水下面,却长眠着一座千年古城——蒲城,昔日大清河畔经济繁荣、航运发达的古老县城,为何被淹没水下,由一城“桑田”变为一湖“沧海”了呢?

蒲城得名,源于历史悠久的“蒲台县”。据清《蒲台县志》载:“邑境汉武帝间置湿沃县;新莽时改延亭县,后复名;隋改蒲台县。”蒲台县的前身为汉武帝时期的湿沃县,距今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。作为“蒲台县”县治,蒲城在历史上曾数次修建。金复置后,在大清河南岸(济水古道)新建蒲台县城,河北岸的蒲台镇遂称蒲北镇,简称“北镇”。

蒲城城垣为土筑,城内设十字街,外设四关。明永乐十八年(1420),出生于蒲城西关的唐赛儿领导农民揭竿起义反抗明朝统治,起义失败后西关被明军夷平,从此蒲城变成了一座独特的“三关城”。据乾隆二十八年《蒲台县志》所载《蒲台县城图》,蒲城并非“三关城”,究竟是传说有讹,还是后来又重修了西关,我们无从考证。后来,随着历任地方官员的陆续扩建,蒲城规模颇盛:“城西置社稷坛、城西南建有风云雷雨山川坛、东门外有先农坛,东北有历坛,城隍庙在城内东南。还有八蜡庙、文昌庙、马神庙;北关北极阁更为壮观……”

财源茂盛达三江,生意兴隆通四海。大清河自西向南而来,流向山东东北。大清河水深河阔,可通行高桅大船,沿线航运发达,蒲城依靠位于大清河南岸的地利,逐渐发展成为航运发达、贸易兴旺的水旱码头。成为下游大小盐场的重要海盐输出渠道。盐船溯流而上,一路停靠,把食盐输送到全国各地,随后再满载货物而归。丰沛的水利,丰盈的盐利,培育壮大了济南、齐东、利津等几座城市,紧靠大清河岸的蒲城更是深得其惠。据金代的石碑文字记载,“南望清河影带,昼夜不息,舳舻交错,商旅蝉阵于东西,滨之城市士庶蚁聚”,佐证了这里曾经的船运繁荣,交通发达。

至清代,蒲台县已发展成为大清河航运线上的重要中转站。来自关东的货船满载各类物资抵达蒲台后,在此交易周转,流通八方。乾隆年间《蒲台县志》载述了当时的兴旺景象:“大清河……海舶自闽广来,商贾辐辏,号称殷富”,《武定府志》中也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蒲台城的位置和重要性:“秦堤拱卫、济水环萦,万秋云翔,千秋海表。”《山东通志》描述蒲台:“关临广斥,千艘载雪以俱来,镇表海邦,百雉连云而北拱。”蒲台商贾繁荣,盛极一时。

蒲台城南的道旭渡口曾有“九省通衢”的美誉,是通往京津地区和进入山海关的要道,古称“清河横带”。朝廷在蒲城设置了盐道,以便加强该地盐务管理。源源不断的盐船自济水下游逆流而上,经蒲城过关而去,发达的人流物流信息流,造就了蒲城的繁兴和富庶。但是,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大清河航运的基础之上,基础一旦溃塌,所有一切皆变成一尺繁华。蒲城傍水而生,因河致兴,它的命运注定与水有关。所谓“成败萧何”,后来两度决溢改道的黄河,变成了左右蒲城命运的推手,导致了蒲城因大清河而盛,因黄河而衰的命运,最终被淹没水底。

清咸丰五年(1855),桀骜不驯的黄河自河南兰考铜瓦厢东坝头决口。此前流往皖北苏北的黄河河道,自南向北剧烈地游荡摆动,汹涌的黄河奔腾向西北夺路而去,穿巨野泽、灌大运河,自东阿旧治以西鱼山(现东阿鱼山镇)以下大清河河道被黄河所夺,大清河由此不复存在。蒲城附近河槽刷宽达30余丈。从此济



大图：蒲园古济水河道遗址(傅琨 摄)

小图：清代蒲台县城图(来源《蒲台县志》)

水拖蓝盛景不再,万轴云翔渐成过往,临济的蒲台成为临黄的城池。但是,因大清河河床容纳不下体量巨大的黄河,致使河水时常泛滥。潘俊文《议山东治河说》载:“自光绪八年(1882)后,除断流二年外,其余无岁不决,河患可谓深矣。”至光绪初年,大清河已渐由地下河变为地上河。有关资料表明,黄河夺占大清河河道入海后的27年间,河槽淤积抬高7.25米,比原大清河底高出3.25米。

为护城池安全,防范水淹,光绪九年(1883),蒲城人在蒲城以南的道西村北筑起了一道护城堰,高3米多、顶宽7米,周长十里。即使如此,由于河床逐年淤积抬高,致使蒲城之内地势日趋低洼。据《历代治黄史》记载:光绪二十六年(1900)黄河凌汛期自张肖堂处决口,合龙后溜势改变南移,固定形成了今天的河道(滨州道旭险工段现行河段)。从此,蒲城由黄河之南变成了黄河以北,与北镇融为一体,蒲城以北的大清河故道不再行水。黄河泥沙愈积愈高,蒲城夹在两条河道中间,地势日趋渐低,一到汛期,河水漫滩,被护城堰环绕的蒲城被困水中,成了一处孤岛凹地。

1938年春,国民党政府为阻挡日军南下进犯,炸开花园口,使黄河人为改道夺淮河入海,蒲城暂时脱离了被水淹没的危险。1947年3月,国民党政府堵复花园口,黄河归故,蒲城又危若累卵,不宜居住使用。蒲台县城由于地势凹洼,已失去续存价值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经国务院批准于1956年3月撤销了蒲台县建制,其黄河南岸的域地划并入博兴县和齐东县(齐东县建制1958年11月撤销),黄河北岸的域地划归滨县。至此,这座在历史上存续了长达1800余年的古县城在中国版图上被抹去了名字。

鉴于黄河对蒲城一带的威胁日益严重,为保证蒲城居民生命财产安全,自1965年开始,政府分批将蒲台城内的村庄移民至黄河堤外重新安置。据滨州市档案馆馆藏地名档案记载:“新蒲城村原系蒲台城内居民,1964年黄河出现特大洪汛,护城坝不安全,1965年由人民政府的安排,迁出100户,500人,建立新居,1972年6月正式更名为‘新蒲城’”。1976年汛期黄河下游发生特大洪水,8月29日大水漫滩,政府紧急组织人力进行地毯式排查,将此地余众悉数迁出。是夜,洪水冲决了蒲城护城堰,瞬间,这座千年的蒲台古城变成了汪洋泽国。

1982年,当地人民政府巧妙利用这片水洼优势,将这里改建成了水库,以缓解城乡用水紧张状况,取名“蒲城水库”,因水面浩大,后改称为“蒲湖”。1984年,地方政府决定以蒲湖为依托,连接北面的大片湿地,扩建为人民公园——“蒲园”,园内的大清河古道遗迹经疏浚开挖,成为了人们荡舟泛艇的水上乐园,这也是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段相对完整的河道,具有浓厚的文化积淀和重要的史考价值。

繁华在风吹雨打中消失,昔日的蒲城沉没在蒲湖下渐成回忆。如今,当络绎不绝的游人漫步在蒲湖的长堤上面对万顷碧波的时候,有谁知道他们是行走在一道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“护城堰”上,有谁知知晓蒲湖的历史呢?蒲台古城化身蒲城新潮,只有几十年的历史,而作为“城”却已历经千年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赵孟頫携《五牛图》赴任济南

□韦钦国

在历史上,有一幅可与《清明上河图》媲美的国宝级名画《鹊华秋色图》,这幅名画增加了济南人文历史的厚度,画的作者是赵孟頫。鲜为人知的是,另一幅被列入中国历史十大名画之列的《五牛图》也与赵孟頫有关,且曾被赵孟頫两度带到济南。

《五牛图》是唐朝韩滉(723—787)所作,又名《唐韩滉五牛图》,纵20.8厘米,横139.8厘米,是现存最早的纸本中国画,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《五牛图》中五头牛从右至左或行或立,或俯或昂,形神毕具,姿态互异:一俯首吃草,一翘首前仰,一回首舐舌,一缓步前行,一在荆棵蹭痒。韩滉虽贵为宰相,但后人提到他最先想到的却是这幅《五牛图》,《宣和画谱》赞其“落笔绝人”。

《五牛图》经宋历明至清,乾隆年间流入清官,清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劫至国外,新中国成立后被香港汇丰银行买办吴衡孙拍卖,周恩来总理指示以6万港元将其买下,由故宫博物院修复,这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《五牛图》。虽历经朝代更迭、战乱袭扰,仍算得上传承有序,流传有载,宋徽宗、宋高宗、清乾隆等多位皇帝先后题跋其上。

这幅名画能够来到济南就与赵孟頫直接相关。赵孟頫(1254—1322),字子昂,吴兴人,博学多才,尤工书善画,与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并称“楷书四大家”。赵孟頫是如何得到《五牛图》的呢?南宋亡后此画落入赵伯昂手中,赵孟頫在大收藏家田师孟那里见到这幅画后欣喜异常,认为“五牛神气磊落,稀世名笔也。”大度的赵伯昂竟将这幅画直接送给了赵孟頫。赵孟頫将此事经过题在画上:“初,田师孟以此卷示余,余甚爱之,后乃知为赵伯昂物,因此托刘彦方求之,伯昂欣然辍赠,时至元廿八年七月也。”

赵孟頫本系宋室后裔,南宋灭亡后入元为官,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,官至翰林学士,荣禄大夫,但其行为被当时部分文人不齿,赵孟頫也担心被元贵族猜忌,便求外放,至元二十九年夏天被任命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(相当于济南军政长官)。赵孟頫获得《五牛图》是“至元廿八年”(1291),来济南为官为至元二十九年(1292),前后不过一年。

至元二十九年夏,赵孟頫获任济南后,先从元大都(北京)携家人陆路经济南回吴兴,随身带着这幅名画,本次并未在济南久留,仅至趵突泉等处历览,他在《至元壬辰 由集贤出知济南 暂还吴兴 赋诗书怀》一诗中以“空有丹心依魏阙,又携十口过齐州”记下了路过济南的这段经历。回到吴兴后,赵孟頫重新装裱《五牛图》,农历八月携图北上济南正式赴任。来到济南的次年二月十六日,他第一次在图上题跋,“明年六月携归吴兴重装,又明年济南束仓官题,二月既望,赵孟頫。”清晰地记下了得画、裱画、携画来济南的经过。不久二次题跋,晚年三次题跋。

《五牛图》还见证了赵孟頫与张养浩的友谊。张养浩(1270—1329),字希孟,济南人,元代政治家、文学家,赵孟頫得《五牛图》时张养浩正在东平做学正,引导当地士子读书。赵孟頫来济南后的是年夏天,23岁的张养浩遵从父愿离开东平到元大都求仕,北上之前专程来济南拜访了赵孟頫,两人一见如故,惺惺相惜。赵孟頫拿出《五牛图》请张养浩欣赏,兴奋地讲述此画的由来,张养浩长于诗文却不如赵孟頫那般工于书画,但这并未影响两人友谊,张养浩在济南盘桓多日方行北上。延祐六年(1319),赵孟頫陪夫人管道升还家,五月十日夫人逝于临清舟中,张养浩时任礼部尚书,专为此送上仪礼。

《五牛图》与另一位山东人产生交集发生在元至正十二年(1352)。孔子五十五世孙孔克表(至正八年进士)见到此画与赵孟頫题跋后,在画上题跋:“其天机之妙宛若见之于东臯西阨间,亦神矣哉。……至称为稀世名笔……君其宝之。”赞其“天机审韵”,希望当时画的主人、海虞人邹君玉妥善秘藏,珍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乾隆在位60年六次巡幸江南,首次南巡系乾隆十六年(1751),这一年扬州盐商将《五牛图》献出,乾隆喜爱异常,回京时将其带在身边。临清作为京杭大运河重要驿站,乾隆六巡江南四次驻跸于此,本次亦短暂停留并上岸游览,令人将《五牛图》带在身边,使得《五牛图》三度光临齐鲁大地。其时,山东巡抚颜容安由济南来临清侍驾,好大喜功的乾隆高兴之余将《五牛图》拿出,令一众官员大饱眼福。

投稿邮箱:
qlwbrwq@163.com

【故地往事】

蒲湖水下,长眠着千年前的蒲台古城